

唐代诗僧皎然对茶道美学的贡献

朱海燕^{1,2}, 王秀萍^{2,3}, 刘仲华^{1,2}

(1.湖南农业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茶学系, 湖南 长沙 410128; 2.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部茶学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 湖南长沙 410128; 3.福建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福建 福安 355015)

摘要:通过对唐代诗僧皎然诗文中体现的茶美学思想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对品茶境界的审美探索。皎然开创性地以茶悟“道”,以“道”论茶;他将僧家的“忘忧”、道家的“成仙”、儒家的“善身”之道与茶的“清心”融于一体,悟得“茶道”之境界,由此演生出中国茶道美学的基础;皎然对静幽的品饮环境、空灵的心境,以及“忘忧”、“若仙”意境的审美追求泽被深远。

关键词:茶诗;茶道;审美;品茶境界;皎然

中图分类号: I207.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5-0096-04

Contributions of Monk Poet Jiaoran on Teatao Aesthetics

ZHU Hai-yan^{1,2}, WANG Xiu-ping^{2,3}, LIU Zhong-hua^{1,2}

(1.Tea science school,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Tea Science of Education Ministr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3. Tea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u'an 35501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aesthetics exploration of the monk poet named Jiaoran in Tang Dynasty on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appreciating tea is profoundly analyzed, through carding his tea aesthetics ideologies implied in his poems. To sum up, firstly, he originally realized “tao” with tea and mentioned “tea tao” in his poem; Secondly, his integration with evasion of Buddhism, the taoistic achieving immortality, morality cultivation of Confucian and cleanness of tea to realize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Tea Tao” lays a foundation of China Tea Tao aesthetics; Thirdly, his aesthetics pursuit of loneliness environments, elusive mood states, evasive and immortal artistic conceptions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posterity, so he is a genuinely superstar and founder of China Tea aesthetics dur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Key words: tea poem; tea tao; aesthetics; artistic conceptions of appreciating tea; Jiaoran

皎然(俗姓谢,字昼、清昼,今湖州长兴市人),唐代最著名的诗僧,是中唐清雅派的代表人物。他创变大力诗风,有开启元和诗风之功,其诗文极其隽丽,善于以禅境构筑诗境,形成空灵剔透的诗歌境界^{[1]76}。传世作品有《皎然集》十卷,诗论《诗式》、《诗议》、《诗评》等著作^{[2]40}。据目前公认的研究最为完备、最令人信服的著作——贾晋华先生的《皎然年谱》^[1,3,4,5]记载,皎然生于开元八年(720)前后,一生之中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的统治,也经历了安史之乱、刘展之乱、袁晁之乱和朱滔、王武俊、田悦的叛乱。他生活在从繁荣转向衰落的时代,年轻的皎然也曾满怀信心地应举求仕,奔走京师,干谒权贵,有过济世的理想和功名的追求,但一无所获。落第之

后,皎然在当时为道教和佛教圣地的庐山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中年时出家为僧,身为僧人的皎然还曾一度倾心于学道求仙,习长生驻颜之术。最终参禅求佛,贞元九年(793)至贞元十四年(798)秋间,在幽静的山寺中圆寂^[3,4],享年74岁至79岁左右^{[1]75}。

皎然与“茶圣”陆羽堪称莫逆之交,《皎然传》记载皎然是陆羽的“缙素忘年之交”,二人过从经年不断,友情深笃。这就不难理解,皎然不唯是诗僧,更是位茶僧,他爱茶、恋茶、精通茶理,一生与茶为伴,《皎然集》录入不少茶禅诗。据《吴兴掌故集》载:“皎然,湖州谢氏子,有逸才,与颜鲁公、于頔诸郡公交,惟陆羽至,清谈终日,耻于文章”^{[6]27}。陆羽在皎然的帮助下,结庐苕溪之湄,在交往中常常唱和联句赠诗,仅《全唐诗》中就有唱和联句10首之多,皎然给陆羽的赠诗共13首。如描写重阳日他俩共品香茗的《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7]8}、春夜他俩一同赏月的《春夜集陆处士居玩月》等等。陆羽终年跋涉,行色匆匆,常

收稿日期: 2009-09-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2005NK1003)

作者简介: 朱海燕(1971-),女,湖南双峰人,博士,主要从事茶文化教学与科研。

令皎然有故人之思，乃至“夜夜忆故人，长教山月待”（《待山月》）；四处寻访，不知陆羽“何处赏春茗？何处弄春泉？”^{[2]44}（《访陆处士羽》）；寻之不遇，他满怀“惆怅”地“独立云阳古驿边”，满目“寒烟”、“远水”（《丹阳寻陆不遇》）；陆羽远行，皎然别情依依，他盼友“晨发泛归航”（《同李司直题武丘寺兼留诸公与陆羽之无锡》）……作为至交，在陆羽著作《茶经》的过程中，皎然不仅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并共同探究茶理。从这一方面来说，皎然对茶文化所作的贡献亦不可磨灭：作为长者，他给予陆羽温暖与关怀；作为挚友，他用友谊强劲支撑着陆羽；作为诗人，他用诗词刻画了一个全身心投入茶业的茶圣形象。皎然与茶圣陆羽相得益彰，成就了传世流芳的品茶审美境界。

皎然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被长期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不为人们所注目。随着近些年茶文化的研究深入，人们发现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审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品茶文化就是一种审美文化。无论是“茶道”、“茶艺”、“茶礼”，还是“品茶”，如果没有审美的境界，或者说没有审美的功能，就难以在中国大地上千年来常开常新。自唐以来，中国大量诗作都是在赞美或描述着茶的审美境界或是审美体验，其中最具开创性的是皎然在创作诗词时以引茶入诗，以茶论道，体悟出融“儒道佛”于一体的品茶审美境界，从而奠定了中国茶美学基础。同时他的“真于情性，尚于作用”、“诗情缘境发”等创作主张也对当时及后来茶诗词的创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以“道”论茶，“茶道”入诗

佛教自传入中国，即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本是坐禅修行，息心静坐，专注一境，从而开发智慧，体悟大道。但在长期的坐禅过程中，僧人少食少眠，难免有昏沉、散乱等无名烦恼，要想身心轻安，观照明净，无时不想穷求一物而辅助之。茶，性淡而俭，醒脑提神，更能清除虚火，涤荡身心，由此与佛结缘就成为必然，并最终形成“茶禅一味”这一文化史与宗教史上的奇葩。作为僧人，皎然对茶极为嗜好，这从他的诗作中可窥见一斑，“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2]42}；“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名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由此可见，茶是皎然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他开辟茶园，从种茶、采茶、制茶到品茶无不亲躬其身，更有甚者，他竟“削去僧家

事，南池便隐居。为怜松子寿，还卜道家书。药院常无客，茶樽独对余。有时招逸史，来饭野中蔬”（《湖南草堂读书招李少府》）。正是在茶的清香中，在书的醒悟下，他用茶之意去感悟人生哲学，用茶之美去寻求社会价值。他认定，在天人之境自然之中饮茶，心会随茶香进入一种无限美妙的境界，并最终品出“茶道”之美境而流芳千古，并首次将“茶道”一词写入《饮茶歌消崔石使君》^{[7]10}一诗：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见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未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读罢此诗，犹已品到那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真是美不胜收，最为称道的是三品感悟，不能不说是圣之美，妙不可言，引来无数文人数千年来不断探讨其品茗境界和学术成果。且研究者多数认为“茶道”就是“茶禅一味”，但在查阅皎然的生平经历，纵览了皎然的诗作及历代对其诗学贡献的研究成果之后，笔者认为，诗中皎然所总结创立的“茶道”，不仅仅是单纯的“茶禅”之道，而是集儒、道、佛诸子百家典型中华文化理念特征的“茶道”。

究此原因，这与皎然生活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皎然所处的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皆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儒释道三家鼎立，一边互相争斗，一边互相融合。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中，皎然游弋于方外与世俗之间，一边写诗歌，一边修道。检视《皎然集》及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皎然跟当时很多诗人有交游唱酬赠答。皎然的生平交游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达官贵人，二是同时代的诗人，三是方外人士^{[4]13,14}。这样宽泛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使皎然的思想中儒释道不免要混合在一起，但实际上他有一种自觉的融合意识，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佛教内部的各个宗派的态度上，也包括对儒道所采取的吸收姿态。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之中，因此他的创作在主题、题材及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3,5]，在茶诗词的创作上也不例外。

其一，诗中的“茶道”是儒家之“道”。皎然从少年求学到中年求官入仕，无不以儒家弟子而自豪。且

文华造诣非浅,当时能与名士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杨逵等为伍的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交谊颇深,常在一起吟诗论道。因而儒家思想熏陶入骨,这在他晚年编著的《诗式》中仍然感受至深^{[3]28}。儒家对“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8]23}。那么什么是“道”呢?其道有“道路”、“仁德”等多层意思。简言之,就是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孔子是以“君子行仁,仁政治国”的“道”为核心的。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皎然至中年时已被这种儒家精神的精髓打上了深深烙印,因此,当他遁入空门后,在接朋待友时无以厚重,只能以茶为媒,表达情深义重;为此还注重“践行”,摸索种茶、采茶、制茶、泡茶、饮茶的基本原则、方法及其规律,以茶事活动中陶冶情操,体悟人生。

其二,诗中的“茶道”亦是道家之“道”。李家王朝尊奉道家,文人士大夫随之皆熟读道家经典,皎然也不例外。他在求仕失意之后,转向倾心于道家。即使在皈依佛教之后,他仍对道教的修炼有浓厚的兴趣。《五言南湖春泛有客自北至说友人岑元和见怀因叙相思之志以寄焉》云:“资予长生诀。”并自注云:“予尝受以胎息之诀。”按“胎息”即道教的一种炼气术。又《五言妙喜寺达公禅斋寄李司直公孙房都曹德裕从事方舟颜武康士聘四十二韵》云:“中年慕仙术,永愿传其诀。”可见他曾经很坚信道教的学说^{[2]32}。诗中他把饮茶当成可以修炼长生,甚至羽化成仙的“道”:把茶比作“诸仙琼蕊浆”、“饮之生羽翼”的长生之饮^{[7]9},正是道家养生理念的渗透。

其三,“茶道”亦是佛家“茶禅一味”的“道”:从“一饮涤昏寝,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中可见,皎然认为茶可以清心清神,解脱尘世烦恼,从而得“道”,这也是佛家参禅的目的所在。概而言之,皎然是在长期的儒、道、佛三教思想精髓的熏陶下,最终体悟出“茶道”的真谛。

二、茶诗创作中对“境”的探索

皎然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式》在中国审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诗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理论上明确提出“意境”的概念,并十分重视探讨和表现诗歌的审美意境,皎然《诗式·诗议》:“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9]242}。

在他看来,“境”存在于有时虚,有时实,有时虚实结合之中,包括物境、心境和意境三种。物境包括眼睛可以看到的景象,还有看不见但可以感受得到的风以及无定质的色;心境是指内心的感受;意境则是物境与心境的统一,正如他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馱上人房论涅槃经义》诗中所说的:“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10]287}。这种“物境、心境和意境”的审美体验对后继茶诗词的创作影响深远。在皎然创作茶诗的过程中,此种理念体现在对“茶境”包括“品茶环境”与“品饮心境、意境”的美学追求上。

1. 静幽的环境

对于僧人而言,参禅以静为要,品茶以静为妙。如《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7]8}。这是描写重阳日与陆羽在寺院里赏菊品茶的情景。“山僧院”即烘托出清幽之环境,篱墙根前的菊花正茂,菊花象征孤标亮节、高雅傲霜的人品。在这里既是写实,又是寓意具有高格人品的一诗僧、一隐士。没有浓烈刺激的酒,只有清新淡然的茶,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却又无比清幽。又如《陪卢判官水堂夜宴》:“暑气当宵尽,裴回坐月前。静依山堞近,凉入水扉偏。久是栖林客,初逢佐幕贤。爱君高野意,烹茗钓沦涟”^{[10]283}。诗中所写的是:在暑气渐凉的夜晚,与情趣高雅的友人,(诗中“钓沦涟”也许是指垂钓,更可能的是寓意淡泊之心,即诗中的“高野意”。在《访处陆士》亦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之句)临池煮茶对月,此时微风轻轻吹过,水面泛起涟漪,而月光的清辉随波起伏,一切是那样宁静而美好。可见,皎然追求品茶环境的“纯任自然”、“静雅清幽”之美,正如《诗式》所言:“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11]70}。因此不管是“僧院”、“菊”、“茶香”构成的僧院品茶环境,还是“月”、“山”、“水”、“风”、“钓”与“烹茶”构成的月下品茗之境,诗中物、景无不是生活中所见所闻之平常事物,一切都是那样真实、自然。然而,就是这些平常之物,寥寥数笔,平实如话,却勾勒出一幅幅韵高清幽的品茶环境图,凸显皎然的取境风格。

2. 空灵的心境

佛禅认为,客观物象并非实有,乃是心灵的幻象。世间成物不在心外而在心内,千载万代也只是一瞬。正所谓:“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作为禅僧,皎然在创作时常以空来

论心境：“诗情聊作用，空性唯寂静”（《答俞校书冬夜》），“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境”（《五言白云上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人》）等等。然而，要得空境，则须心静，皎然在《诗式·辩体有一十九字》中说：“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猿未鸣，乃谓意中之静”^{[11]86}。静并不一定是要景物纹丝不动，而是心之静，唯有静才能悟空，唯有空才能纳万法于心。如《访陆处士羽》：“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12]44}。皎然曾在太湖附近的姑苏城郊寻访陆羽不遇，心情不免有些惆怅，而眼前青山葱绿，空旷的天空中鸿雁翩翩，“诗情缘境发”，如是作者展开一系列想象与猜测，好友是在哪儿品尝春茶？还是去观赏春泉了呢？或许，陆羽正悠闲自得地划着小叶扁舟在江河中垂钓吧？山是静幽的，天是空旷的，大雁勾起的是心中的无限怅然，这是一个静幽的境界，空灵的境界，而“赏春茗”、“弄春泉”、“悠悠一钓船”，又分明是禅的境界。然而，于空灵之中，我们总能体味出隐藏于诗境之下的那虽平淡，却又绵延的情思：皎然对朋友的那份深深的思念之情真挚而纯朴。此诗不仅表述了皎然与陆羽之间的亲密友情，更颂扬了陆羽为人朴实、与世无争、勤奋敬业的崇高精神，这也正是佛家所颂扬的为人处世的宗旨。

2. 超然的意境

在静雅清幽的环境和空灵的心境中，细品静悟，皎然终于体会到超脱的“茶道”意境。皎然在《饮茶歌消崔石使君》中所写的“三饮”很好地表达了“茶道”的意境：茶如神仙所饮的琼蕊之液，竟是如此美妙，饮过之后，醒脑提神，只觉天地间的景物格外明亮，从这“物境”缘出心中之舒畅；再饮则让人心清神滤，恰如一阵飞雨涤尽尘世污浊，从而拥有了洁静而空灵的心境；三饮之后，味出茶中之道，心胸旷达，烦恼一扫而光，没有必要再去苦心参禅解忧了。可见“三饮”表达了“物境”、“心境”、“意境”三个层次，层层递进，最终达到“忘忧”的茶道意境。“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茶道的意境是如此纯净高雅，有如仙人得道，飘逸脱俗，世上凡俗之人又怎能体会？毫无疑问，在皎然心中茶道境界之美在于“忘忧”，在于“若仙”。

三、小结

孔子建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及从印度传入的佛家思想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隐时显，儒、道、佛思想的共存和互补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脉络^{[13]7}。

皎然既是诗人，也是僧徒，同时亦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在儒释道思想的共同影响、相互促进下，皎然开创了集儒道佛三教思想于一体的“茶道”，成为茶文化的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皎然一生为茶文化作出了卓著贡献：作为陆羽生死相随的好友，《茶经》的问世亦有他的一份辛劳；他是将品茶的境界提升到“道”，并以“茶道”入诗的第一人，奠定了中国茶道美学的基础；他对品茶中“境”进行探索，是以品茶意境为题材入诗的第一人，他将僧家的“忘忧”、道家的“成仙”、儒家的“善身”之道与茶的“清心”融于一体，悟得“茶道”之境界。他“不假修饰”的取境方法，追求静雅清幽的品饮环境，空灵的主境，以及“忘忧”、“若仙”的意境等对茶事活动的审美泽被深远，卢仝《七碗茶歌》中脍炙人口的“唯觉两腋习习轻风生”似有这种“若仙”之境。皎然所提出的“茶道”是融儒、道、佛三家理念的“道”，升华了饮茶的意义，提高了品饮的境界。正是在皎然与陆羽为代表的倡导者的积极带动下，寺院中茶会、茶宴和各种形式的茶道广泛流行，从而推动了茶道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皎然与陆羽是中国唐代“茶道”文化的旗手，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和深化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也对世界茶道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杨芬霞. 中唐诗僧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2] 殷伟. 中国茶史演义[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3] 吴定滋. 诗僧皎然[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4] 许连军. 皎然《诗式》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5] 赵欣. 皎然诗学范畴研究[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6] (明)徐献忠. 吴兴掌故集(十七卷)[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660-885.
- [7] 蔡镇楚, 施兆鹏. 中国名家茶诗[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 [8] 孔丘论语[M]. 吴兆基, 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46.
- [9] 陈炎. 中国审美文化史(唐宋卷)[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 [10] 丁方晓, 曾德明, 杨云辉. 全唐诗(第八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 [11] 许连军. 皎然诗式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 丁方晓, 曾德明, 杨云辉编. 全唐诗(第二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44, 98.
- [13] 冯晓青. 徘徊在实用和审美之间的中国儒道文论[D].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责任编辑: 曾凡盛